

詩論
Antinomy

vol.
3

流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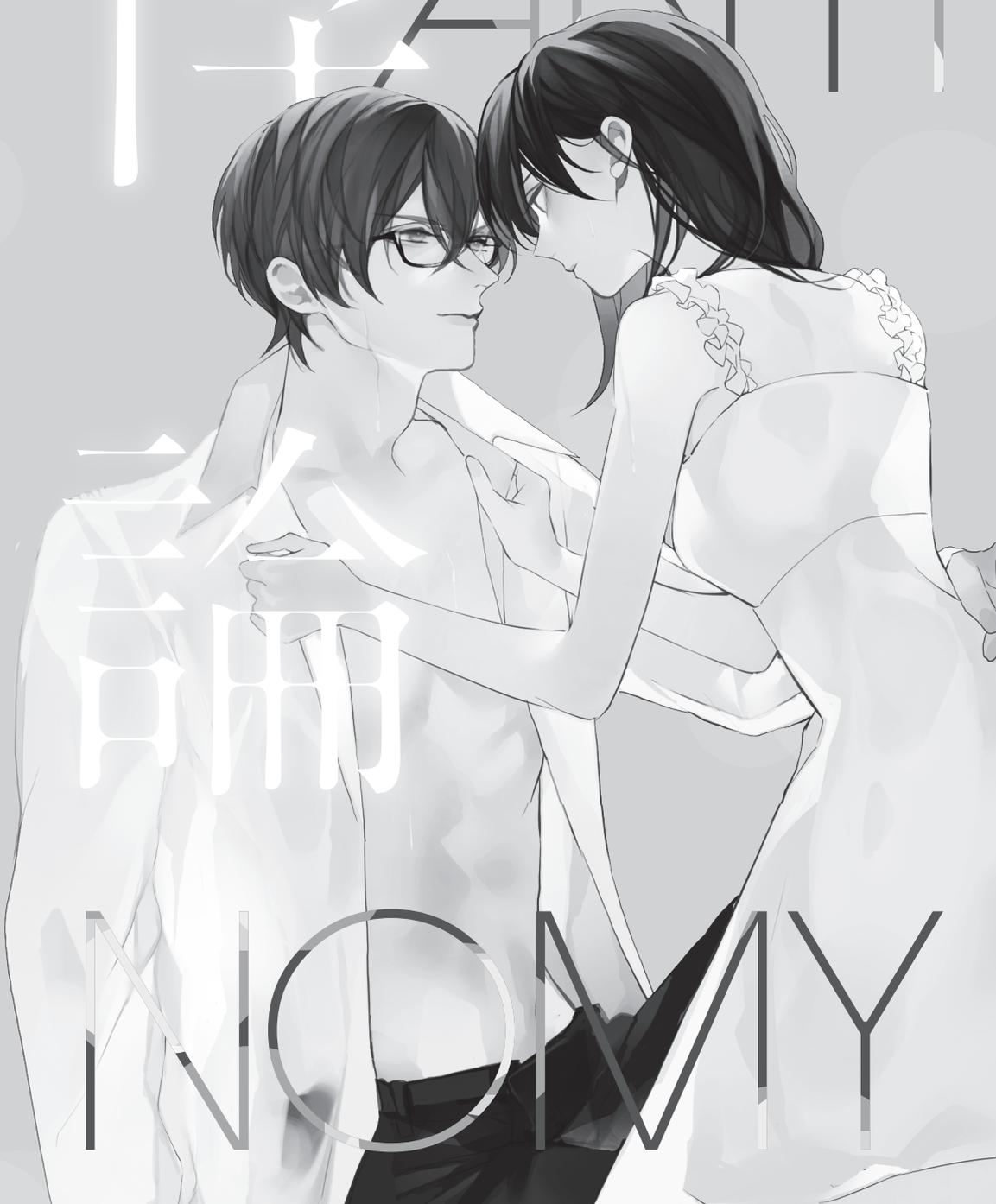
Antinomy



小學 ANIM

二人
百兩

NOMMY



CONTENTS

Antinomy

目 錄

Chapter 23 • 004

Chapter 24 • 028

Chapter 25 • 050

Chapter 26 • 076

Chapter 27 • 100

Chapter 28 • 132

Chapter 29 • 164

Chapter 30 • 194

Chapter 31 • 224

Chapter 32 • 250

Chapter 33 • 274

Side Story 01 • 310

織網者

Side Story 02 • 320

十年・今日

Side Story 03 • 330

七月初七

第二十三章

隔天就是週六，但是大考前這段時間，每週六高三都要補課。

邱善華說到做到，這天起，每天都會有車接送凌思南往來學校。

乍看之下像是待遇升級了，實際上卻和監視沒兩樣。除了學校以外，她哪也去不了，甚至連手機都被剝奪，理由是大考前需要專心複習，心無旁騖。

交出手機前，凌思南多留了一個心眼，即便有設定解鎖密碼，她還是把裡面的聊天紀錄清乾淨了。不過因為想著邱善華可能對手機 A P P 還沒那麼了解，她還是把弟弟給她的語音留下來了。

到了學校，她很意外居然看到了後座的身影，更意外的是，他居然在看參考書。

「太陽打西邊出來了。」凌思南走到顧靈旁邊，順手把書包放好。

顧靈打了個呵欠，「還不是因為妳。」

「跟我有什麼關係？」她不明所以。

「我之前就被記過警告，這次的事鬧得這麼大，學校本來就打算給我處分。」顧靈把參考書丟在一邊，無奈地望了凌思南一眼。

「對不起。」凌思南真誠地道歉。

顧靈忽然翹起嘴角，「行了，嚇妳的。班導說我只要大考前都來上課，這次的事就一筆勾銷，畢竟惹事的不是我……我們。」雲層恰好飄離，早晨的陽光從教室外洋洋灑灑地打進來，照亮顧靈棱角分明的輪廓。

其實凌思南真的沒想到，自己搖擺不定的一則撤回消息，最終竟然讓顧靈真的伸出援手。而且在確認她和弟弟的不倫戀情後，他也沒有輕視她，光是這一點就足夠讓她感激了。

「不過……」顧霆朝她的方向湊了湊身子，「檢討書，就拜託妳弟弟了。」
一時間沒反應過來的凌思南，「什麼？」

「檢討書啊，老師沒告訴妳下週一要在廣播上向全校反省朗讀嗎？」

「呃，我知道有檢討書，但是不知道要朗讀。」

顧霆聳聳肩，俐落地接住正要從前傾的桌面上，往外滾落的原子筆，「以前這種情況都是週一升旗時在升旗臺上做檢討，不過因為馬上就要大考了，我們有優待。」

凌思南拍了下額，只覺得頭痛，「這種優待嗎？」

「總比當眾檢討好得多吧。」原子筆被熟練地在顧霆手上轉動起來，「總之就拜託妳弟啦。」

「你是說讓清遠寫檢討書？」

「不然呢？難道要我寫？」顧霆挑眉，「那妳也得給個機會，不然哪裡來的真情實感？」
檢討書要什麼真情實感，難道還要真的檢討嗎……心有叛逆的凌思南腹誹了句，還是點點頭道：「知道了知道了，我跟他說。」

「哎呀，小倆口一早就放閃啊。」剛到教室的葉珊珊，看到兩人一前一後聊得起勁，尤其凌思南連著這麼多天風波之後，難得重新有了笑容，不禁打趣道。

凌思南被說得有些害臊，明明什麼都沒有，但是現在她和顧霆在外人眼裡，卻真的變成了情侶，還是有過那麼親密行為的情侶。

這樣一來，就更覺得對不起弟弟了。

「我們可是經過全校見證的，妳有什麼意見？」顧霆抬手搓了一把凌思南的頭髮，「老師來了。」

凌思南匆匆轉回去，同桌的葉珊珊剛好落座。

老師已經走到講臺上，開始在黑板上寫板書。

葉珊珊偷偷靠在凌思南耳邊道：「喂，藏著顧大男神那麼久不說，也不跟我交流一下戀

愛心得？看不出來顧霆談戀愛居然是走霸道寵溺風啊。」

凌思南表示無言。

她也看不出來啊。朋友，妳到底是怎麼看出來的？

在緊張的大考衝刺氛圍中補了一天的課，凌思南被折騰得頭昏腦脹，直到回家沒看到凌清遠，心裡才多了一分念想。

也不知道他去哪裡了。

劉媽被邱善華多安排了一份工作，凌思南一回家就被她鎖進了禁閉室裡。

「對不起啊，小姐。」劉媽透過尚未闔上的門，望了眼擱在書桌上的晚餐，滿目歉意。

凌思南也很乖巧，畢竟這件事不是劉媽的意思，她只是個打工仔，「沒事，我要大考了嘛，為了讀書而已啦，阿姨妳不用自責。」

禁閉室距離玄關很近，她吃完飯，坐在書桌前一邊寫著考卷一邊豎起耳朵傾聽，就盼著能聽到熟悉的聲音。

可是那個人沒有盼來，卻先回來了一個她不想見到的人。

被關禁閉這種事，她本來覺得自己能忍，不過十幾天的事情——

「這是什麼？」她看著邱善華放在房間地上的東西，皺起眉頭問。

「痰盂。」和這個裝修高大上的資格不入的物品被放進禁閉室，邱善華直起身轉而看她，「這個房間裡沒廁所，以後這門會在劉媽來的時候定時打開讓妳去洗漱收拾，其他時間妳就用這個解決。平時家裡沒人，我也不可能讓劉媽一天到晚待在這就為了幫妳開門。」而且誰知道劉媽會不會心軟。

凌思南一言不發地站著，目光直視地上帶蓋的塑膠桶子。

「怎麼？」邱善華臨關門前看到她這副神情，不悅地擰起眉，那張年過四十、卻被妝容打點精緻的女性面孔上，一如往常地嚴苛，「我這還是特地找人去買的，難不成妳打算憋到每天開門的時候？」

凌思南的表情依然未變，只是下垂的手握成了拳頭。

邱善華轉過身，抱著雙臂看她，「看不起這東西？我小時候也這麼過來的，以前住三合院用公廁的時候，夜裡也都是用這個解決。怎麼，覺得委屈了？妳一伯把妳養得這麼嬌貴？」

「媽媽。」她突然開口，從齒間蹦出的詞句，卻一反常態地帶著女兒面對母親時應有的乖順，「妳說……我在妳的眼裡，是不是就是一隻狗？」

口氣很和善，問題卻毫不留情。

邱善華一愣。

「說的是什麼話？」邱善華的目光凌厲起來，「為妳著想特地做的安排，妳就是這麼想的？」

凌思南低頭一笑，「巴普洛夫定律，每當餵食的時候敲鈴，那隻狗就會條件反射地分泌唾液——對妳來說，妳大概希望我也是時間一到，就會乖乖出去尿尿的狗吧？畢竟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氣養育我，哪怕一點點的施捨都已經是莫大的仁慈了，又怎麼能給妳惹麻煩呢？」

「凌思南！」邱善華雙目圓睜，細緻的柳眉高挑，被她氣得不輕。

「媽媽叫弟弟的時候，也一直都是『凌清遠』、『凌清遠』叫的嗎？」凌思南臉上的笑意在仰頭的那一刻竟化作了透明的水滴，沿著臉頰下滑，掛在下頷邊欲落未落。

她不會承認那是眼淚，死也不會。

「我知道這可能是自取其辱。」

她當然知道。

說話的時候，嘴唇都在顫抖，承受著刺骨的冷。晶瑩的水滴垂在頷骨邊緣，隨著她張口滾落在胸前。

「但就是想問一次。」她偏著頭，平靜到死水無瀾的口吻，「媽媽……妳是不是，真的很後悔讓我來到這個世上？」

她真的想知道，自己是不是從一開始就不該來到這個世上？

功。

求求她，說出來讓她死心吧。
少女的淚珠像是斷線的珠子，一顆又一顆滾落，那一處布料洩開了水漬。
昏暗的室內，淺藍色的制服上，胸口暈開的那一塊顏色漸深。
彷彿是心臟滲出的血。

她固執地咬著顫抖的唇瓣，一遍遍抬起下巴不讓眼眶裡的眼淚掉下來，可惜……徒勞無

功。
邱善華看著她，眼神裡頭一次出現了動搖和慌亂。

她撇開目光，卻又不知該把目光放在哪處，視線來來去去，找不到焦點。
答案不言而喻。

她是她最失敗時期的產物，是揭露她狼狽的鏡子，是她人生低谷的昭示。
是女兒，也是災星。

是所有不甘不願不幸的開始。

可是當少女赤裸裸地在她面前敞開傷口給人看，邱善華還是說不出口。
連善意的謊言……都說不出口。

「媽媽……」

凌思南往前走了一步。

邱善華往後退了一步。

終於還是關上了門，身影消失在門後的世界。

「啊啊啊！」

門內傳出撕心裂肺的哭聲。

「妳是不是，真的很後悔，讓我來到這個世上？」
從一開始，就不該對這個世界抱有希望。

她忘記自己哭了多久，邊哭邊喊，像瘋子一樣哭喊到聲音嘶啞。

甚至都不知道什麼時候那扇門被打開，一道身影覆了上來，把跪坐在地上的她深深摟進懷裡，一手捧著她哭得煞白的臉蛋。

是少年熟悉的氣息。

凌思南埋在他的胸前，緊緊揪著他的衛衣，不停地抽噎叫他的名字。

「清遠……嗚嗚嗚……清遠……」

「我在。」臉龐緊貼著她的，凌清遠閉上眼，努力讓自己冷靜下來後，才慢慢地在她耳畔揚起溫嗓，「別哭，南南，別哭……」

「你去哪裡了——你到底跑去哪裡了——」她一下又一下拍著弟弟的胸口，明知是遷怒，卻怎麼也遏制不住。

世界上，只剩這個人可以讓她撒嬌了。也只剩這個人，能在她難過至極的時候給她依靠了。

畢竟她沒有爸爸，也沒有媽媽。

凌清遠任她發洩，手依然輕輕撫著她的背。

他的目光望著禁閉室敞開的大門。

他是聽到她的哭聲，直接開門闖進來的，門外的那個拐角，母親隨時可能走出來看到這一幕。

但那又如何？

他的目光，冷的像冰，卻充滿堅定。

不知道發生了什麼，卻猜得出發生了什麼。

懷中姐姐的抽泣聲不曾停止，每一聲抽噎都緊揪著他的心。

姐姐一直都是堅強的，堅強到從不願意在別人面前示弱。連哭都是躲起來哭，然後再裝作若無其事。



能讓她崩潰到這個地步，應該是超過了極限的痛苦。

二伯去世前的那段日子，他曾偷偷去醫院見過她。

那時的她站在插滿管子的二伯面前，笑嘻嘻地說自己很好。雖然沒聽見她的聲音，但他看得出来，她在假裝。

接著她一走出病房，轉身就躲到醫院樓頂一個人放聲大哭。

那時候門後的他怕極了，怕她想不開，甚至都做好了隨時衝出去拉她的準備。

可是當哭聲停止時，見到的卻是她捏了捏鼻子深呼吸，重新露出笑容的樣子。

最後再回到醫院裡，一個人默默打點一切。

大概是那一刻起，他的腦海裡就徹底再也抹不去這個人了。

凌清遠拉起姐姐的手，握在掌心裡，低頭細細密密地吻。

「別哭，姐姐。」

吻在眉梢，吻在眼尾，吻在臉頰，再吻到唇角，一滴滴眼淚鹹得他心亂。

「有我。」

等凌思南回過神時，她躺在弟弟的懷中，車窗外的霓虹燈光一瞬又一瞬晃過她的眼瞳。

記憶好像斷片了一般，能記得的只有幾個片段。

他一手拖著行李箱，一手抱著她，打開門離開了家。

母親一直沒有出現過。

大概，也把自己鎖在自己的世界裡了。

臨近深夜的街頭，社區附近攔不到計程車，凌清遠便帶著她坐上了午夜的末班公車。

凌思南慢慢坐起身，離開了那個溫暖的懷抱，歪著頭擱在玻璃窗邊，盯著外頭五彩斑斕的世界。

午夜的公車，安靜的引擎聲，世界寂靜得好像只有他們兩個人。

身體雖然離開了，但她的手仍緊緊握著身邊的他，十指交纏。

「我好冷。」凌思南偏頭，開口才發現自己哭得聲音都啞了。凌清遠把姐姐另一隻手也拉過來，一起捧在掌心裡。

明明是暖的。

他出門前，還特地幫她罩上了外套。

但凌清遠沒打算拆穿，只是捧著姐姐的手抵在唇沿，輕輕呵氣。

熱氣從少年的唇齒間溢出，落在凌思南的皮膚上，化成暖和的濕氣。她凝著弟弟專注的側臉，微微闔上眼。

本來，應該要恨你的。

可是這樣的你，怎麼讓人恨得起來？

「我從以前……」凌思南突然開口，「就一直喜歡一首歌。」

凌清遠轉過臉，安靜地聽她說。

帶著沙啞的歌聲慢悠悠地和著車輛行駛的引擎聲同時響起——

「家鄉那兒的歌謠，對我來講是種依靠，陪伴我多少次艱難，彩虹多絢爛絢爛得多平凡，畫面裡那樣的好看……」

唱著唱著，原本乾涸的眼淚又落下來。

「家鄉那兒的歌謠，對我來講是一種好，是最頑強的一角……」

她低下頭，哽咽著唱完最後的段落，眼淚隨著鼻梁的弧度滑落到鼻尖。

「每一次我感到沮喪就唱起歌謠，這樣就會看到原來的模樣……」

抬起臉，歌聲漸漸停止。

「這樣就會回到我來的地方……」

凌思南唱完，認真地望著他。

「可是清遠，哪裡是我來的地方？我已經沒有家了。」

窗外的路燈，在那一瞬間點亮了凌清遠的瞳孔。

「我帶妳回家。」他握緊了她的手。

她一直都不明白，弟弟究竟是怎麼能在這樣的年紀對她說到做到的。

直到他用鑰匙打開那扇陌生的公寓大門，按下了客廳的燈。

不是飯店，而是一間兩房一廳的公寓。

房子不大，卻布置得很溫馨，只是家具還不太齊全，感覺起來有點簡陋。

「這是哪裡？」凌思南哭得有點昏沉沉的，拉著弟弟問。

「是哪裡不重要。」凌清遠把行李放好，看了眼牆上的時鐘，「很晚了，我得先走了。」

凌思南捉緊了他，「你……你要走？」

「我如果不回去，妳就清淨不了了。」凌清遠拉起她的手，落下一吻，「這不是私奔，是放生。」

她的瞳孔一縮，抓得更緊了。

「聽我的，姐姐，先好好把大考考完。」他無奈地笑，「鑰匙在這裡，提款卡裡面也有錢……啊，不過現在得省著點用了。」

他笑得漫不經心，好像這一刻的分別不是什麼值得在乎的事，就是抬手攬過她，把她抱進懷裡。

「從今以後，妳自由了。我會一直陪著妳，永遠。」

凌思南覺得心臟好痛。

明明因為他的話填滿的那顆心，卻因為眼前的分別而隱隱作痛。

「其實週一在學校還能見面呢。」他忽然自嘲一笑，低頭哄她，「我真的得走了，他們應該發現了。」

她終於依依不捨地鬆開手，退開他的懷抱，一句話也不說。